

「嘭——叭」，一个天地响爆炸了，打破了南江水乡竹溪村春夜的宁静，接着大小鞭炮齐鸣，响成一片，各式礼花飞舞，在夜空组成闪烁多彩的火树银花。这是当地首富、外号人称「活财神」的李德财，宣告他的新屋落成之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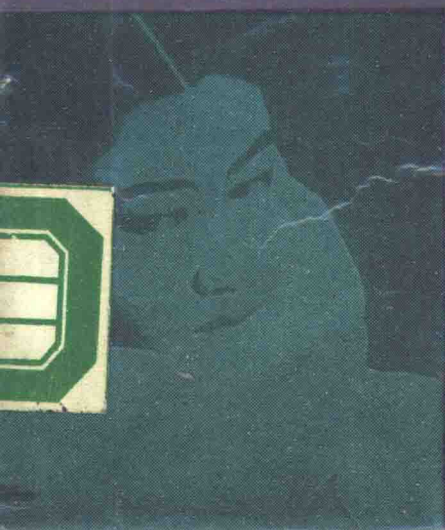
村口、场头、门外、阳台上，多少感情复杂的目光射向李家大楼，那爆竹和礼花正是在三楼顶层的阳台上燃放。六开间的大楼，灯火通明，

仿佛夜航的客轮。那东边四层楼，就象高高昂起的船头。这幢楼使大伙儿开了眼界，大理石和水磨石子的地坪，塑料贴墙布，五合天板，双层门窗，嵌着铜条的楼梯，镶着瓷砖的卫生间，独立的发电和供水设备，至于屋内陈设，更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对这一切，多少人羡慕，称赞；也有人惋惜，心疼。这楼点的又全是钞票呀！鄙夷不屑的也有人在，他们摇头骂道：「赚的

活财神的桃花梦

时代文艺出版社

新编拍案惊奇之三



《新偏拍案惊奇》之三

活财神的桃花梦

1988/10/19
时代文艺出版社

活财神的桃花梦 HUOCAISHENGETAOHUAMENG 本社编

责任编辑：戚积广

封面设计：何 武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 875印张 224 500字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4 200册

定价 2.40元

内容提要

活财神的桃花梦

濮永顺 1

李德财当上万元大户，成了活财神。美中不足，妻子已故，他想续弦。阴差阳错，他竟相中了与儿子暗中相爱的女子杏妹。李德财的大把票子显了神通，居然办回结婚证明！在纯情与铜臭之间，爱神将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天堂里的悲剧

楚良 47

故事发生在杭州某公园里，一对中年男女殉情而死。这一定又是“婚外恋”！是的。“一套又一套”！是的。那就没有什么“看头”！——且慢，只要你看过，一定会伴随着两个主人公的命运，时而义愤填膺，时而感叹不已。

迷 宫

方洪友 68

国民党少校团副赵凯夫，在兵燹后掠得八件国宝，出逃香港前埋藏于故乡。三十多年以后，一只只黑手向这里伸来。赵的女儿无端被害。赵幡然醒悟，他仰天长叹：“敛财如养虎啊！”

废墟下的夜明珠

顾 亦 166

“文革”遗案：慈禧凤冠上四颗夜明珠失踪！知情者今已远在大洋彼岸。各种人物对此十二分关切，暗中都在活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明抢暗夺，结果，有人大失所望，有人垂头丧气。但，也有人找到了比夜明珠更为珍贵的财宝。

少妇之死

田东照 212

少妇柳风清投河而死，遂成疑案。柳生前与丈夫感情甚好，但她却怀恋过旧情，刑侦人员顿生疑窦。原来，柳与丈夫刨墙时，刨出来一些使她丢了性命的东西……

将军坟的秘密

徐本夫 235

明代的一座将军坟，引来几位神秘的港客。他们的到来，使一个熟知墓葬的老汉失踪。我女侦察处长在破案中，识破了将军的不肖子孙设下的重重迷障，使其最终难逃法网。

活财神的桃花梦

濮永顺

— 活财神 萌动桃花念 意中人 竟是儿知音

“嘭——叭！”一个天地响爆炸了，打破了江南水乡竹溪村春夜的宁静，接着大小鞭炮齐鸣，响成一片，各式礼花飞舞，在夜空组成闪烁多彩的火树银花。这是当地首富、外号人称“活财神”的李德财，宣告他的新屋落成之喜。

村口、场头、门外、阳台上，多少感情复杂的目光射向李家大楼，那爆竹和礼花正是在三楼顶层的阳台上燃放的。六开间的大楼，灯火通明，仿佛夜航的客轮。那东边四层楼，就象高高昂起的船头。这幢楼使大伙儿开了眼界，大理石和水磨石子的地坪，塑料贴墙布，五合天花板，双层门窗，嵌着铜条的楼梯，镶着瓷砖的卫生间，独立的发电和供水设备；至于屋内陈设，更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对这一切，多少人羡慕，称赞；也有人惋惜，心疼。这燃点的又全是钞票呀！鄙夷不屑的也大有人在，他们摇头骂道：“赚的亏心钱，摆什么臭威风！”

李德财本人呢？却是洋洋得意，踌躇满志。他站在阳台一旁，嘴里叼着牡丹烟，一会儿瞧瞧他的帮手，荣富带着几个小

伙子，正忙着点爆竹放礼花，一会儿遥望四野，心头充满强烈满足的醉意。

待到人们酒足饭饱尽兴而散之后，在二楼一间精致的小客厅里，李德财躺在沙发上，一边吸着烟，一边剔着牙。他闭目养神，兴致正在高潮之中，同村青年荣富在李德财身左的一张沙发上坐下，问：“我该走了。德财叔，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李德财半睁开眼，给荣富递了支烟，望了他一会，说：“荣富，我待你怎么样？”

“那还用说，您待我太好了。”

荣富孤身一人，唯一的亲人是竹溪村的老支书——他的舅舅。老支书处处关照他，但在经济上却是爱莫能助。李德财经营的花木苗圃开办后，凭着老支书的面子，荣富来做零工。李德财见荣富机灵勤快，便要他当了零工的头，工资比别人多一倍。荣富更加尽心竭力。李德财待他越发信任喜爱，简直象对亲儿子一般了。

李德财点点头，稍顷，又换个话题问：“你看，我现在还缺了什么呢？”

荣富眉头一皱，很快就悟出问话的意思，他笑眯眯地说：

“德财叔，我早就想过了，你该找个伴儿，享享福啦！”

李德财连连点头笑道：“好，好，荣富，你真是机灵鬼！”

荣富说：“德财叔，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不知谁有这个福分呢？”荣富是明知故问。李德财年轻时就跟荣富女友的妈妈田婶相好，后来阴错阳差未能如愿，几年前李德财和田婶先后丧偶，苗圃发达后，田婶和玉英母女俩都常来李家帮忙。据传闻，李德财和田婶明来暗往，有人还亲眼瞧见他们抱着亲嘴咧！如今只要公开宣布一下，办几桌喜酒，也就顺理成章了。

李德财没有回答荣富的问题，他说：“唉，我老了……”

荣富见他吞吞吐吐，其中必有奥妙，便奉承道：“哎哟，德

财叔，您可一点也不见老，看上去四十还不到呢。”

李德财一下子坐直了腰说：“真的么，照你这么说，我还能娶个黄花姑娘？”

荣富暗忖：他是说笑话，还是当真？没等他回答，李德财开门见山：“荣富，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我要娶杏妹！”

荣富吃了一惊。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李德财会看中了杏妹！杏妹是玉英的要好同学，柳塘桥出名的美人，由玉英介绍，一直在这里做零工。难怪，李德财总要派轻活给杏妹做，还经常送她点小东小西，今晚又请她来吃酒。可是，李德财是可以做杏妹爸爸的人啊！

李德财掏出预先准备好的两包“牡丹烟”，放到茶几上说：“没法子，这丫头太惹人爱了。这‘烟’，你一包，你舅舅一包，帮个忙。”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他早看准了进攻的路线：老支书不会拒绝亲外甥的要求；老支书又是杏妹家的恩人，杏妹的父母不好驳他的面子；而杏妹是个孝顺姑娘，只要老太婆一点头，事情便成了八九分。钱，就象炸药包，能帮他“炸掉”一切障碍物。他发家的实践，证实了这条真理：世路难行钱作马，愁城欲破酒为军！

那“牡丹烟”并非真是香烟，而是用牡丹烟的外壳，装着二十张拾元一卷的钞票，也就是说一包“牡丹”二百元。李德财常备有几包，在急需时抽出，既不显眼又实在方便。荣富这时却左右为难了。你想嘛，年龄悬殊这么大；抛却旧情觅新欢，于理不合，于情不容，自己怎能帮他干这种缺德事呢？可他又想：跟玉英谈了两年，由于家底太薄，房子没盖，家俱没打，要想娇妻到手，自己多么需要钱啊！

李德财这人就这么个性格，事情没想清楚，绝对不露声色；一旦定下决心，就义无反顾，连续猛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见荣富神情犹豫，就继续施放诱饵。他说：“荣富，这事

我连春林都没告诉，我可是待你比亲儿子还亲呀！等我的事定了，就帮你和玉英完婚。房子这儿多的是，先住过来再说。”

荣富心中的防线被突破了，刹那间，他也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借口：自己只是为人搭桥而已，答不答应全在杏妹；年龄悬殊，婚姻法并没限制；至于田婶之事，只是传闻而已，完全可以装糊涂。想到这里，他已心安理得。他把那两包“牡丹烟”塞进衣袋里，说：“好吧，我试试看。”

李德财笑了，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荣富临走时，他叮嘱道：“不要张扬出去。”荣富也提醒他要做好他儿子春林的工作。李德财淡然一笑，“这个，你就放心吧！”

李德财不能不算个能人。四十多年的穷日子，他过怕了，但从不认命。穷苦只能激发他越来越强烈的求富心，政策放宽后，他以百倍的热情四处活动，寻找致富的门路和时机。他了解到人们为了美化生活，对花木盆景的需求越来越大，眼下正是供不应求。于是立即赶往县苗圃订购苗木。说来也很巧，县苗圃正赶上体制调整，领导班子交替，顾不上做生意，见来了大主顾，十分优待：价格便宜，货款缓付，而且保证大量供应。他骑着借来的破单车，风尘仆仆往来于城镇机关企业上门推销，做了几笔买空卖空的生意，就捞了好几千元。接着，他领着儿子将责任田改成苗圃，又向银行申请贷款和账号，干起了自产自销的买卖，成了当地第一个花木专业户。于是乎，本地养花育苗者无不望风归顺，趋之若鹜，请他代为销售。他待人热情，但决不尽义务，低价收进，高价出售，坐收厚利。这样一来，他生意越做越活，财源茂盛，声名大振，得心应手，各种支持与方便接踵而来，成了个手眼通天的花木大王！

还在开始创业时，他就立下三个宏愿：第一，要成为竹溪村的第一个万元户；第二，要在那破烂茅屋的宅基上盖一栋叫城里人也羡慕的李家大楼；第三，他要娶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

做妻子——注意：首先要年轻，要比他小二十岁以上；还得要美貌，虽不说貌似天仙，却起码要貌甲一方；另外还得是个姑娘，姑娘才得纯情专一！

现在，前两个目标已经实现了。他决心向第三个目标奋进。

他选择了在他家帮工的杏妹。可他哪里想到就在此刻，李德财正迷迷糊糊做桃花梦的时候，在苗圃边，傍河的那棵初绿的柳树下，杏妹正含情脉脉地依偎在他儿子春林怀中！

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春林和杏妹年貌相当，又是中学同学，加上杏妹来他家帮工，得以整日厮守，共同的劳动更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这一对年轻人的爱情就象眼前这条清波粼粼的小河一样清清亮亮，自自然然。

请听这对恋人的对话吧：

“杏妹，你为什么不说话？我惹你生气了吗？”

“……”

“唉，真急死人了！”

“……我说不清……你听到乡亲们的闲话了吗？”

“都说了些什么？”

“说你爹是‘三只手’！”

“骂我爹是小偷？”

“不是那个意思，是说你爹一只手到国家口袋里抓钱，一只手到消费者口袋里抓钱；还有一只手从雇工们的手里抠钱——这不是三只手吗？”

“杏妹，人家骂得有理。这栋李家大楼，这个价值数万元的苗圃，并非全是我们父子劳动的价值。这里有国家的帮助，有集体的支撵，也有乡亲们的血汗，还有不正之风和非法摄取的成分。”

杏妹听着舒服，接着说：“算你的书没有白读。说真的，你家

的财富中，确实还有我的一份剩余价值呢。可我还是要来，一则是一天四元钱工钱，毕竟是比较高的代价；二则是因为你……

杏妹确实被春林吸引住了。不是因为他家如何富有，而是由于这个“少东家”并不财大气粗，盛气凌人，却总是那样温良、谦和，和零工们一样踏踏实实地劳动；是他那孜孜不倦醉心花木栽培技艺的书呆子气；还有那令任何女孩子见了都脸红心跳的强健体魄和动人的仪表与气质。所以，当她说到“二则是因为你”时，她脸红了，心跳了，说不下去了。

“因为我什么啦？”春林是何等机敏，偏要抓住话把不放，穷根究底。

“你说呀！”

“我……”

此时，明月皎皎，春色溶溶，清亮的竹溪河水，泛着银波，柳丝婆婆，绿叶摇曳，月季、牡丹、芍药、紫荆、玉兰，放着含羞的花，吐出沁入肺腑的温馨，使人陶醉。花前月下，春林看着杏妹动人笑靥，他忘情地一把抓过杏妹的手说：“杏妹，我们结婚吧！”

杏妹吓了一跳，没想到春林此刻突然捅破那层薄纸，她结结巴巴地说：“不，不……”

春林问：“你不喜欢我吗？”

杏妹先是点点头，然后又连连摇头，她挣脱春林的手，捂住自己发烫的脸。

春林说：“别发傻了，我们早就相爱了，不是吗？”他把杏妹搂进自己的怀里，杏妹半推半就依偎过去，身子微微抖着。春林对着她的耳朵喃喃地说：“过两天我就要爸爸找到你家去求亲。杏妹，我们结婚吧。结婚以后，我们和爸爸分开过，我们走自己的路……”

月儿西沉，两人依依不舍地分手了。春林回到家。他按捺不

住爱的幸福和激情，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楼，走进爸爸的卧室。李德财正在胡思乱想，见春林进来，忙收回思绪，责怪道：“你上哪儿去啦？找你都找不到……”

春林没在意爸爸的态度，依然兴致勃勃，他说：“爸爸，我找好了对象，我想结婚。”

李德财一愣，高兴地说：“好啊，男大当婚，爸爸支持。你看中哪家的姑娘了？”

春林说：“杏妹。”

李德财呆住了，好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是谁？是谁？你说说清楚！”

春林嗔道：“爸，你装什么糊涂？就是在我们家做零工的那个杏妹啊，柳塘桥的。”

李德财两眼发黑，一下子坐倒在沙发上……

二 强拉老少配 几层关系 想吃天鹅肉 一个圈套

春林吓了一跳，忙问：“爸，你怎么啦？生病了？要不要请医生来看看？”

李德财有气无力地摇摇手，“没，没什么，头有点晕……”

春林见爸爸如此模样，婚事不便再提，就倒了杯水递给他。李德财挥挥手，示意春林回房休息。

春林刚出门，李德财便点着一支烟，猛吸了一大口。真没想到，春林也看中了杏妹，父子竟成了情敌。尽管好些事上父子俩意见不一致，在选择对象上，却是不约而同，该怎么办呢？李德财想到春林是自己的独生子，亲骨肉，一直跟自己受苦，连高中都没能上完。他娘去世后，父子俩相依为命，这两年忙发家，他也是没日没夜地苦干，既然他看中杏妹，就让他们年轻

人得到幸福吧！可又一想，自己已年近半百，来日无几，应该及时行乐，以弥补过去的欠缺。杏妹那丫头，皮肤是那么洁白细腻，身段是那么柔软丰满，一张小脸那么嫩，那么甜，特别是那对深深的酒窝，看一眼，叫人心痒，亲一口，令人销魂，自己偷恋她多时了，怎舍得丢开？古话说得好，世上三不让，老婆是不能让人的。若是和春林摊牌，论礼论孝，儿子是该让老子的……就这样李德财颠三倒四，想来想去，决定仍按自己预定的计划进行。虽然难度增加了，但自己有的是钱。杏妹在金钱面前能不动心？拼上一万两万，也要把杏妹弄到手。

一个缺德的计划开始实施了。荣富把这事跟舅舅一讲，老支书连连摇头，年龄相差很大，确实难以启齿；但见到那包“牡丹烟”，心又活了。当听到荣富讲李德财答应事成以后，一部彩电谢媒，老支书终于点头认可。他也找到了聊以自慰的理由：自己只负责介绍，不瞒不骗，愿者上钩，抓不住什么把柄。老支书当了多年的一方土地，官职不大，油水不少，着实肥哩！因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说不清的事，去年调整时下了台，油水绝了来源。如今见到这桩大买卖，何乐不为？在他脑子里，世界上有很多事是非难分，要办也有理由，不办也有理由，全靠灵活掌握。次日清早，他跨上自行车，沿着机耕大道，直往柳塘桥驶去。

柳塘桥离竹溪七八里路，两个村，同属一个乡。柳塘桥现任支书老李是老支书的妹婿，因此，老支书自认为一部彩电是很有把握的。进了柳塘桥，在杏妹家附近，两位支书迎面相遇，刚刚寒暄了几句，杏妹妈正在喂鸡，见两个贵人清早登门，连忙端茶递烟，忙喊：“杏妹，快烧茶。”

杏妹从里屋出来，与两位支书打了招呼，对妈说：“时候不早了，我要去竹溪上工哩！”

老李还来不及听大舅讲出个子丑寅卯，他心神不定地对杏

妹妈说道：“我马上还有个会。大嫂，我们是来讨喜酒喝的，详细情况我大哥跟你谈，我走了。”

杏妹一听这话，心里有数：这是替林托人来求亲了。她羞红脸儿，出门就要走。老支书一把拦住说：“杏妹，你可不能走，谈你的终身大事，要听你的意见哩！”

杏妹胸有成竹地说：“我……没意见，由妈妈作主就行了。”说罢，就兴冲冲地走了。

老支书心里一乐，没想到这么顺利。

杏妹妈问：“老支书，你介绍的一定不会错，是哪一家呢？”

老支书说：“竹溪大名鼎鼎的活财神李家呀！”

一听说是他家，杏妹妈倒有点不安了：“哎哟，我们小家小户，哪能高攀呢？”

老支书笑道：“算你们家有福，人家看中杏妹了，一过门就当家，几万存款呢，条件是没话说，就是……就是男的年龄大了些。”

杏妹妈疑惑起来：“多大岁数？”

老支书说：“四十多岁了，不过一点也不显老。”

杏妹妈吃了一惊，李家就父子两个，不给介绍儿子，为什么偏介绍老子？可是，刚才杏妹又好象很乐意，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老支书见她沉吟不语，晓得是嫌年龄大了，于是便摇动三寸不烂之舌，开导起她来，什么老汉疼娇妻呀，什么老夫少妻，不会受气呀，他又旁征博引，比古论今，说得天花乱坠，一百个好，打灯笼也难找。

杏妹妈却不以为然，自家姑娘又不是嫁不出去，为啥要嫁给一个半老头子当填房呢？要换到别人来当这号介绍人，她早就端茶送客了；可偏是他——自家的恩人，不能不慎重些。原来杏妹爸爸解放前卖过壮丁，当过几天伪军，文革时期，被揪

了出来。当时造反派打人十分厉害。杏妹妈为救丈夫，只得跪求当时正走红的老支书。由于杏妹妈年轻时十分俏丽，老支书垂涎已久，便保下杏妹爸，不久又介绍他去城里工厂做临时工，以达占有杏妹妈的目的。哪晓得老支书惧内，他老婆发现他存心不良，着实闹了两回。杏妹妈为了报恩，把家中唯一的宝物——一枚戒指送给他，事情才算完结。杏妹妈不知他存有歹心，一直把他当恩人看待。今天，是他亲自出面保媒，岂可怠慢？但事关女儿终身，不可轻易应允，究竟如何是好？她真难坏了。

老支书说了半天，见杏妹妈还没有个明确的答复，老大不乐意地说：“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我是为你家好，要不是你家，我才不高兴劳这个神呢。你看着办吧！”说着便站起身来。

杏妹妈连声说：“多谢，多谢，这事我再跟老头子碰个头，再定可好？”

老支书点了点头说：“也好，不过要快些。”

杏妹妈说：“我明天就进城里去。”

第二天一早，她就向汽车站赶去，刚上公路没走多远，一辆自行车从她身后冲过来，把她撞倒在地。那骑车人见自己闯了祸，连忙四下一望，见前后并无行人，便猛蹬几转，飞也似地溜走了。

杏妹妈爬也爬不起，喊也喊不出，眼睁睁地看着那人消失在菜花深处。她只得自叹倒霉了。

就在这时，小路上跑过一个人来。他一面朝那骑车人高喊：“快停下，停下！”一面来到杏妹妈面前，骂了句：“撞倒人就溜，太不道德了！大妈，您被撞伤了吗？”

杏妹妈愁眉苦脸，摇摇头。那人仔细地将杏妹妈扶起来。杏妹妈连声道谢。她试着活动了一下，觉得还好，就是腿有点打软，刚迈步，脚一歪，险些儿又跌倒了。

那人关切地说：“不好，腿被撞伤了。大妈，我送你上医院

去。”

杏妹妈说：“不用了，乡里人哪有那么金贵，歇一会儿就好了。”

那人认真地说：“不行不行，不能马虎，伤筋动骨一辈子苦，得赶快上医院检查。”

杏妹妈被他说得心里热乎乎的，刚想说点什么，可那人听也不听，就在公路上为她拦了辆面包车。此时此地，杏妹妈也只好听他安排了。汽车一路飞驰，杏妹妈真是开了洋荤，斜靠在海绵坐垫上，舒服极了。她感激地想：多亏了这位好心人啦！世上的人真是贤愚不等，良莠不齐，刚才那个骑车人撞了人招呼不打一声就溜了；而这位却没事找事，热心助人……

想到这里，她不由得仔细打量这位好心人。只见他穿了一身深灰色西装，小方头皮鞋，乌黑闪亮，高高的个子，微胖的身子，一头乌黑的头发，白白净净的面皮；年纪大小猜不准，说三十多吧，略微见老，四十左右吧，又看不出。真是一个好青年！

面包车开得快，个把小时，已进了城，杏妹妈早就盘算好，进了城就下车，免得上医院花钱；再说这时自己已经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了。她刚要招呼停车，车已停在人民医院的门口。那人扶着杏妹妈下车。杏妹妈忙说：“师傅，真不知怎样感谢你才好，我现在全好了，就不用进医院了。”

那人岔开话头问：“大妈，你城里有什么熟人吗？”

杏妹妈说：“有啊，我老头子就在电机厂看大门。我就是来找他的。”

只见那人跑到车窗口，对那驾驶员咕嘈了几句，向他手里塞了点什么，车开走了。那人又回头对杏妹妈说：“大妈，你到电机厂门口，就进去查一查吧。别看你现在没事，受了伤可别不当回事。”

杏妹妈被那人连劝带拉地进了医院门诊部。看病的医生

少，那人把杏妹妈安顿在长条椅上，自己去排队挂号。等他挂好号，领着杏妹妈刚要去诊室时，杏妹爸匆匆从外面走进来。他见到杏妹妈忙问：“怎么样，伤在哪里？”杏妹妈惊异地问：“你……你怎么晓得……”杏妹爸说：“刚才一位司机开车把我接来，告诉我的。”杏妹妈恍然明白了，异常感激地说：“哎，就是这位好同志呀……”杏妹爸连声道谢，那人说：“这是应该的嘛，快去看病吧！”

由挂号、诊断，到拍片、拿药全是由那人一手操办。趁那人去药房，杏妹爸问他老伴：“你今天进城来有什么事吗？”

杏妹妈叹了口气说：“是喜事，可又蛮伤脑筋的。”接着她把老支书为杏妹说媒的事，从头至尾讲了一遍。杏妹爸听后也皱起眉头说：“等会我们再细细商量吧！”

那人把药领来交给杏妹爸，叮嘱了几句，就要告别。杏妹爸一把拖住他。原来吃午饭的时间已到，杏妹爸为感谢他，非要请那人喝两杯不可。那人把表一看，爽快地说：“反正现在也办不成事了，好吧！”

三人出得医院大门，向闹市中心走去。不一会，来到著名的大发楼酒家。那人说：“就是这家吧，这里菜味道好。”老两口有些犹豫，天哪，乖乖，到这里吃一顿要花多少钱啊？这辈子也没进过这样高级的饭馆呀！他们正在犹豫，那人径直往里走了，老两口也只好硬着头皮跟进去。杏妹爸边走边掏皮夹，抖抖索索拿出一张“大团结”，也难怪，这是他一个星期的工资啊！那人笑笑说：“大伯，跟我来。”他把这老两口带到二楼，走进一个单间。一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服务员，笑眯眯地跟了进来。她一见那人，立即说道：“哟，是你呀！”那人对老两口说：“你们先坐下歇会儿。”然后就和那位女服务员走了出去。

老两口在这里东瞧瞧、西看看，一张不大的圆桌，上面铺着雪白的台布，中间放着一瓶鲜花，墙壁上挂着画，几张沙发